

いのうえやすし

井上靖 文集

# 青春 放浪

「日」井上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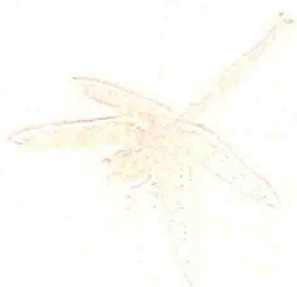
蔡春晓

译 著

せいしゅんほうろう

天狗文库

SEISHUN H O



非外傳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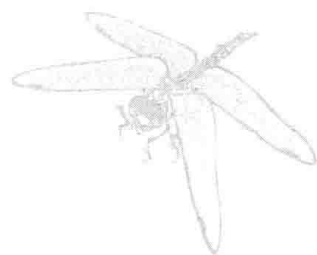
# 青春 放浪

[日]井上靖

蔡春晓

译

著



OSANAKI HI NO KOTO, SEISHUN HORO

by INOUE Yasushi

Collection copyright © 1976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Beijin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8)第175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放浪 / (日)井上靖著; 蔡春晓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20.1  
ISBN 978-7-229-14357-2

I. ①青… II. ①井… ②蔡… III. ①散文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75935 号

## 青春放浪

QINGCHUN FANGLANG

[日]井上靖 著 蔡春晓 译

责任编辑: 魏雯 许宁

装帧设计: 谢颖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小君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成都国图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 × 1230mm 1/32 印张: 10 字数: 175千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4357-2

定价: 69.80元

如有印装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
|-----|-----------|
| 001 | 幼年时光      |
|     | 旭川/002    |
|     | 暴风雨/026   |
|     | 泡汤/043    |
|     | 疾患/054    |
|     | 曾外祖母/065  |
|     | 羁旅情怀/079  |
|     | 季节/087    |
|     | 食物/104    |
|     | 年轻的姨妈/113 |
|     | 庙会/132    |
|     | 山火/148    |
|     | 岁末/163    |
|     | 正月/175    |
|     | 丝瓜水/190   |
|     | 爸爸妈妈/199  |
| 217 | 青春放浪      |

|     |                    |
|-----|--------------------|
| 239 | 我的自我形成史            |
|     | 冷眼看父母/240          |
|     | 启迪人生的人和事/248       |
|     | 他人所造就的自己/258       |
|     | 融入大自然,自由而奔放的生活/266 |
|     | 用青春赌一把的热情/276      |
|     | 沉默中孕育的热情/283       |
|     | 用心凝视自己/292         |
| 299 | 译后记                |
| 303 | 附录 井上靖年谱           |

おさなきひのこと

幼年时光

## 旭川

我于明治四十年（1907年）出生在北海道的旭川。父亲当时是第七师军团后勤医务部的一名二等军医。那一年，父亲二十七岁，母亲二十二岁。

父亲从金泽医专毕业之后，如愿当上了军医，前往的第一个任地便是旭川的师团。他还未上过军医学校，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军医，只能说是“未来的军医”吧。借着去旭川赴任的机会，父亲和母亲结束了漫长的未婚夫妻关系，在父亲的第一个任地度过了他们的新婚蜜月期。

在我出生后的第二年，朝鲜爆发了动乱，第七师接到出征的命令，父亲也将奉命随军。因此，刚过完年，母亲便带着我回到了远在静冈县伊豆乡下的老家。所以说，我在旭川生活的时间还不足一年。由于离开时还不满一岁，所以我对旭川几乎没有任何印象，更没有值得一提的回忆。虽说是个

如假包换的“道产子<sup>①</sup>”，但我只知道自己出生在旭川，仅此而已。

在旭川时，我们住的是军官宿舍。当时的邮政地址应该是“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町第二区三条大道16-2”。想来不过是在连队附近的陆军军官宿舍区分到了一间小小的屋子。总之，我就是在旭川的这间军官宿舍里，顺顺当当地在母亲的肚子里落了户，又顺顺当当地从她的肚子里钻了出来。然后，在不足一年的短暂时光里，呼吸了旭川这片土地所独有的空气，便又匆忙地离开了这里。

小时候，多少懂点儿事了，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那时，我便时常想象自己在妈妈肚子里的情形，总觉得也许和蚕茧里的蛹差不多吧。要知道在乡下，家家户户都有一间蚕室，我们打小便对蚕茧呀蚕蛹什么的再熟悉不过了。屏息凝气地蜷缩在茧中，静静等待着破茧而出的那一刻——这便是我对母亲腹中的自己的全部理解。

那个封闭的世界是微明而安全的。蚕茧洁白的表面泛着柔和的微光，拿在手里轻盈而柔软。令人不由得觉得，会有微弱的光透进那个小小的世界，即使遭遇些微的磕磕碰碰，

---

<sup>①</sup>道产子：原义特指北海道本地产的马，起源于蒙古马。体力强健，易驯服。为明治以后的北海道开发作了不小的贡献。由于体格较小，适合用来拉车拉货，也用于驾乘。后来也用这一词汇来特指北海道出生的人。

里边的生命也不会感到疼痛。至少在我看来，母亲的腹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而且即便是现在，我也不觉得这样的想法有什么不对。难道不是吗？从母亲腹中孕育而出的我，就正如从蚕茧中破茧而出的蝴蝶，而在那之前，我一直在那个小小的世界里被温暖地、小心翼翼地保护着。

忘了是哪一年，大约是我五六岁的时候吧，母亲曾向我谈起过在旭川的生活。有一次，她挺着大肚子，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前往附近的市场买东西。对于母亲所描述的这一旭川生活的小小片段，当时的我有过怎样的反应，现在早已不记得了。只不过，到了今天这把年纪我仍忘不了这件事，可见它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定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至于为什么会留下如此深的烙印，如今想来，我躺在母亲的腹中，与母亲一起在漫天飞雪中走向市场——一定是这幅画面深深打动了我。原来，我与旭川这个地方并非毫无交集。尽管只是母亲腹中一个如蚕蛹一般的胎儿，但我毕竟也算是在这个叫旭川的地方，在一个下雪的日子里，去过一回当地的市场。那时的我，是被层层包裹和保护起来的。第一层便是如蚕茧一般的子宫，而子宫又安放在母亲的肚子里，外面更是包裹着母亲的和服，罩着母亲的斗篷。我就是这样，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和母亲一起一步一步走向市场的。我们先在干货铺前停留了片刻，又到蔬菜店里挑拣了一

番。然后，依旧是和母亲一起，依旧是在漫天飞雪中，我又回到了三条大道的那间小小的军官宿舍。

当然，以上这番描述并非出自尚不善表达的五六岁的我，而是现在的我代他说的。不过，我当时的感受应该也大抵如此。要不然，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又怎会一直难以忘怀呢？在如今的我看来，母亲在谈到大着肚子、冒着风雪前往市场的自己时，言语间一定是透着些许悲凉的。又或者，这不过是母亲对在旭川度过的、艰辛的新婚生活的一份回忆——就算谈不上艰辛，多多少少也是带着一丝伤感的。而幼小的我，一定也在懵懂中体会到了这份伤感。母亲当时的日子，一定过得很艰难。可是艰难归艰难，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却是，在母亲的子宫、肚子以及和服和斗篷的重重包裹和保护下，在母亲的带领和陪伴下，我终于迈出了和旭川这个地方发生关联的第一步。

所有关于母亲的记忆中，这一幕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在其中，不过是小小胎儿的我仍然扮演了一个角色。

关于旭川，我还有另一个回忆。确切地说，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得上是回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仍有十分清晰的画面感，在我看来，也只能把它称作是回忆了。

市场建在宽阔的练兵场的另一头。市场的地面一片泥泞。雪虽然已经化尽，但雪水浸泡过的地面还未干透。市场

上搭建了一排排简陋的小店，出售各式各样的货品，家家店门口都挤满了人。小店的外墙上，顾客们的身上，都溅满了泥点子。这幅凌乱而嘈杂的画面笼罩在五月明媚的阳光下，不过这阳光，还有流动的空气，都还带着一丝寒意。

我的母亲也行走在其间。此时的母亲已生下了我，身子松快了不少。这是她产后第一次外出。我的生日是五月六号，所以我想母亲的这次外出应该是在五月底前后。

母亲是与同住在军官宿舍的父亲上司的夫人结伴去的。母亲托这位年长的夫人帮忙挑选，零零碎碎地买了不少东西。这是她生的第一个孩子，育儿所需的东西自然方方面面都要备齐，同时也有必要听听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她买了汤婆子、便于换洗的尿布、毛线织的帽子，还有婴儿洗完澡后擦的爽身粉，以及奶瓶等等。

——你那个使不得，得买这个。

——这个得多买一个备着，好用着呢。

这样的话不停地从那位年长的女性嘴里冒出来。而二十二岁的年轻的母亲，只是乖乖地按照她说的做。

在这幅画面中我并未出现，但也并非与之毫无干系。母亲和那位年长的女性如此忙碌，不正是为了我吗？那时的我，或许正四脚朝天地躺在军官宿舍的某间屋子的被窝里，又或许正睡在被雇来帮忙的老妈子的怀中。

这次产后的首次外出，母亲是在什么时候，又是怎样讲给我听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可是在我心中，却不知何时形成了这样一幅清晰而生动的画面。我喜欢画面中年轻的母亲，也喜欢画面中那位对母亲亲切而热情的年长的女性。甚至可以说，若没有对这位女性的感激之情，我是想象不出这样一幅画面的。说感激之情也许有点严重了，总之从小时候到现在，我都对这位女性怀有一种特殊的莫名的好感。因为，在六十多年前的五月的一天，为了我这个小小的婴儿，这位女性曾陪着我的母亲穿梭在旭川泥泞的市场中。

明治四十一年初，母亲带着我离开旭川，搬回了伊豆的乡下老家。因为第七师奉命出征朝鲜，而父亲也将随军。

那时，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曾不远千里从乡下赶来旭川接我们母子。也许是身为外祖父的他，不放心让一个年轻的母亲独自带着年幼的婴儿做如此长途的旅行吧。

从那以后，我的整个童年以及少年时代，都是在乡下老家度过的，却并未和外祖父一家住在一起。再加上外祖父不喜欢小孩，我跟他也并不亲。我对外祖父来说，不过是一个关系疏远的外孙子。然而，在从旭川前往伊豆老家的这段旅途中，我却得到了外祖父无微不至的照顾。无论是在从旭川到函馆的火车上，还是在从青森到乡下的马车上，我在外祖

父怀里待的时间都远远多过在妈妈怀里的时间。后来，外祖父还常常谈起这件事，不止一次地说到那次旅程是多么艰难和辛苦。

因为海上风浪过大，在从函馆到青森的渡船上，母亲晕船晕得厉害，几乎病倒。外祖父又要照顾我，又要照顾母亲，据说累得够呛。

——因为从未见过大海，第一次见到大海的我，哭了；因为北海道很难见到绿色，抵达青森后第一次见到树林里绿色的树叶时，我又哭了。就这样，我不停地哭，不停地哭，好几次几乎哭断了气，从旭川一直哭回了老家。

在外祖父的描述中，我就是这个样子。这也不是他直接告诉我的，而是他讲给别人听的时候，我在一旁听到的。

每当听到外祖父这样描述我，我总是忍不住想对他提出抗议，但却又说不明白究竟要抗议什么。我总觉得，就算自己真的爱哭，就算真的常常哭到声嘶力竭，那也绝不会是因为害怕大海，或者害怕绿色的树叶的缘故。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哭呢？若要问我，我也答不上来。反正，总之，我之所以会哭一定有什么别的原因。

这一次，若也能让现在的我代替幼年的自己来回答，我也许会说，那时的我之所以会哭，之所以会哭得几乎断了气，一定是因为不愿离开旭川，不愿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

虽然对于旭川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我并没有丝毫印象，也没留下什么回忆，可是对于自己的出生地那种出于道义的眷恋和维护，即便在幼小的我的心里，也已经悄悄萌芽了。当自己的出生地被描述成一个寸草不生、一片荒凉的白色世界时，即便是幼小的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你是什么时候，在哪儿出生的？

小时候，每当有人这么问我，我总会回答，

——五月份，在北海道的旭川出生的。

口气里还能听出几分自豪。自懂事起，我就对自己的出生地旭川，和自己出生的月份五月，没来由地感到自豪。虽然无论是对旭川还是对五月，我都没有什么具体的印象和记忆，可这也丝毫不妨碍我为它们感到自豪。甚至不如说正是因为没什么印象和记忆，我才会对自己的出生地和出生的月份感到格外的自豪。

明治四十年的旭川，旭川屯田兵村<sup>①</sup>建立不过十八年，旭川村形成也不过才十四年，而第七师军团在此驻军才仅仅七年。那时的旭川，只是一个以军营为中心刚刚繁荣起来的小镇，周围的平原也更近似于今天的水稻种植基地或工业园

---

<sup>①</sup>屯田兵村：明治前期政府配备在北海道兼营农业的士兵，称为屯田兵，多为贫穷士族。一户人家一幢小屋，多由木板搭建。多户屯田兵家庭便形成屯田兵村。后来，以平民、农民为中心的屯田兵村也逐渐增多。北海道屯田兵村的设立，对北海道的开发起了促进作用。

区，与现在的繁华大都市旭川根本没法比。

现在的我，完全能够想象得到六十多年前的旭川那种混杂着军靴臭味的荒凉和杂乱，与自然环境的严峻和恶劣融为一体的特殊氛围。一年中无论哪个季节，一入夜便静谧得可怕。而我，便是在这样一个军营小镇的，陆军军官宿舍的一间小小的房间里出生的。这样的出身，我觉得挺好。父亲当了一辈子的军医，出生在军营的我，也算配得起军人的儿子这个身份。当然，也许是在父亲离世之后，我才开始产生这种想法的。

然而对于儿时的我来说，旭川仅仅是我的出生地，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所以，作为我的出生地，它必须是个美丽的地方，必须是个了不起的城市。

自己出生在五月这件事，儿时的我也觉得很了不起。母亲偶尔聊起五月的旭川，总说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美丽时节。听了她的话，我就更加坚信不疑了——自己的出生比任何人都要得天独厚。寒冷的日子，我还安睡在母亲温暖而安全的肚子里，一到了春光明媚的时节，我便从母亲的肚子里迫不及待地钻出来了。

就这样，年幼的我，对自己出生的五月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信仰。这种信仰，时至今日仍保留在我的心灵深处，只是

形式稍有不同。五月晴、五月阴、五月山、五月雨<sup>①</sup>——无论是万里无云的晴空还是梅雨过后的阴霾，无论是绿意盎然的山林还是飘飘洒洒的春雨，五月的一切都令人感到一种无忧无虑的生命力。除开是我的出生月这点不说，五月所特有的生机和活力也足以令我迷醉。

我对四岁以前的人生毫无记忆。我和母亲一起回到伊豆老家，一直待到父亲从朝鲜战场回来。之后，我又分别在东京和静冈住过很短的一段时间。可是对于这两段生活，我都完全没有任何印象。去东京，是因为父亲在那里念军医学校，只待了不到一年。而静冈，则是父亲从军医学校毕业之后作为一个真正的军医去的第一个任地。

在静冈生活的那段日子里，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大约半年到一年之后，我就被送回了伊豆老家的外祖母身边。因为母亲一人带着两个小孩实在忙不过来，只能把我托付给外祖母代为照管了。下级军医家庭的日常生活想必琐事繁多，母亲也是一时为了应急，才把我暂时托付给外祖母的。母亲原以为过不了几天就能把我接回身边，可实际上我在外祖母家待的时间却远远超出了她的原计划。谁也没想到，从那以

---

<sup>①</sup>五月晴、五月阴、五月山、五月雨：日语中关于“五月”的词汇，原文分别是“五月的晴天”“五月的阴天”“五月的山”“五月的雨”等意思，特指五月独特的自然现象和景观。

后我就长久地留在了伊豆老家和外祖母一起生活，就连上小学时户籍上的监护人都写的是外祖母的名字。

——早知道生完你妹妹就该把你接回来的，也怪我太年轻，拖了一天又一天，一不留神就拖了半年，真是失算。再后来不是我生病就是孩子（妹妹）生病，又是一拖再拖。刚好过了一年，总算能去接你了，谁知道已经没办法咯。

母亲时常回想起那时候的事。也不知道她说的“没办法”是怎么个“没办法”，总之最终结果就是她没能把我接回去。

外祖母说什么也不肯放我走，我也打死都不愿意离开外祖母。母亲的那句“没办法”，听上去是多么地失望和无奈。而让她无奈的，正是外祖母和我，一老一小联手结成的坚固同盟。终于，母亲不得不放弃了接我回去的打算。我也终于不用回到父母身边，而是如愿以偿地留在了伊豆山村的小小土仓中，和外祖母一起度过了属于自己的幼年和少年时期。

对我来说，究竟是在父母身边长大更好，还是由外祖母抚养长大更好？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也不得而知。我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除我之外，弟妹都是在父母身边长大并度过少年时期的。唯独身为长子的我却离开了家，在外祖母的宠爱下肆意生长，也许一切不过是命运的安排吧。

我所有关于幼年和少年的记忆，都与伊豆那间小小的土